

某个五百岁的英俊吸血鬼在我身上施了一种该死的魔咒，
让我深受他的吸引，而且不想离开他——

五芒星咒

2

呼唤

Claimed by Shadow

[美]凯伦·谏斯 / 著 罗 /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五芒星咒² *Claimed*

呼唤 *by Shadow*

[美] 凯伦·谏斯 / 著 罗秀纯 / 译



万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呼唤 / (美) 诤斯著; 罗秀纯译. —沈阳: 万卷
出版公司, 2010. 4
(五芒星咒; 2)
ISBN 978-7-5470-0853-9

I. 呼… II. ①诤… ②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
国—现在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61082号

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6-2010年第99号

本书版权由耕林文化 (北京) 有限公司所有,
授权万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!

策划监制: 敖德
特约编辑: 司南 森林

出版发行: 万卷出版公司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印刷者: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总发行: 湖南天闻动漫传媒有限公司
幅面尺寸: 148毫米 × 210毫米 1/32
字 数: 260千字
印 张: 9.75
出版时间: 2010年9月第1版
印刷时间: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
责任编辑: 冯顺利
ISBN 978-7-5470-0853-9
定 价: 25.00元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442
邮购热线: 024—23284386
传 真: 024—23284448
E-mail: vpc@mail.lnpgc.com.cn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策划: 耕林文化 (北京) 有限公司 (www.genglin.net)

致 谢

感谢玛琳和玛丽在我最低潮的时候，提供一个避风港。

感谢对我无比严格的卡崔娜，让我这一年积极面对我的问题。

特别感谢我的编辑安·苏涅丝，谢谢你不厌其烦地一再审阅我修改过多次的作品，你的许多绝妙点子都让我想好好称赞你。但因为封面不会打上你的名字，我只好在这里表达我由衷的感谢。

第一章

看来在一家装潢得如地狱般的赌场酒吧开始新的一天，显然不是个好主意。

我原本以为，对一位女士而言，在一间满是俊美男妖的牛郎酒吧里找人谈判，应该还挺有趣的，但现在那些男妖们都悲惨地趴在桌上，痛苦地用双手撑住头，完全忽视他们的客人。连懒洋洋地坐在我对面的卡萨诺瓦都一脸不快，他的姿态依然优雅迷人——我猜，那只是职业习惯——但表情可称不上开心。

“好吧，卡西！”卡萨诺瓦在他的一个手下控制不住，开始呜咽时，终于崩溃了，“告诉我你要什么，然后把她们带走！我还要做生意！”

他指的是那三个坐在吧台前面的老妇人，那三人显然让那些为她们服务的男妖感到痛苦不堪。

那并不令人意外。她们全都超过一百岁，身上最明显的特征是那头乱糟糟又油腻腻的灰发。昨晚我曾试着帮恩咏清洗，但旅馆的洗发精并没让情况有所改善，在一阵咆哮声中，我又在她左耳下方发现一只半腐烂的老鼠，于是决定放弃。不过，那头发有助于分散人们的注意力，你不至于立刻发现，她们其实是三个人共享一只眼睛跟一颗牙齿。

恩咏现在正想从她姐姐迪罗身上把眼睛抢过来，好看看那个快被吓坏的酒保怎么了。与此同时，彭芙雷杜努力想用那唯一的牙齿撕开一包花生，没多久，她便放弃了，干脆把整包丢进嘴里愉快地

嚼着。

我一直以为格赖埃三姐妹^①只是无聊的希腊人在几千年前虚构出来的神话人物，但显然并非如此。

最近我从掌控北美洲吸血鬼事务的吸血鬼长老会那得到——好吧，应该说偷了——一些东西，而我一直想搞清楚它们的用途。

我最先审视的是一个放在黑色木匣里的彩球，它一被拿起，就开始闪烁着光芒，在一阵闪光之后，我的眼前就出现了三个不速之客。

我不知道那三姐妹为什么会被囚禁在吸血鬼的密室里，虽然她们很烦人，但是并不特别危险，除了让客房服务账单暴增以外，倒是没给我带来什么困扰。而我会带着她们一起来酒吧，只是不想让她们在没人监控的情况下待在旅馆房间里，毕竟，以老女人来说，她们的活力实在惊人。

在开始处理正事前，我要她们到一旁去玩吃角子老虎。可想而知，她们不可能乖乖待在那里，过了没多久，就跟在我后面晃进了酒吧，还带了一堆让人头痛的纪念品。

迪罗走进酒吧之前，丢给我一个玻璃雪球，里头是一个赌场的塑料模型。它不像其他雪球一样，摇一摇会有漫天雪花飘舞，而是闪烁着小小的火焰。我不由得开始担心起，自己可能会因为偷了这么俗不可耐的东西而被逮捕。

当这三个怪姐妹的保姆虽然很令人讨厌，但此刻卡萨诺瓦看她们的表情，让我觉得眼前的情况可能对我大有帮助。

我看着雪球里的地狱火焰淹没那小小的赌场模型，面带微笑：“如果你不帮忙，我就把她们留下。她们可能需要稍微美容一下……”不用说，这对酒吧的生意会造成多大的影响。

^① 格赖埃（Graecae），希腊神话中的灰发女妖，为彭芙雷杜（Pemphredo 战栗）、恩咏（Enyo 暴戾）、迪罗（Deino 恐惧）三者的合称，她们天生灰发，共享一颗牙齿和一只眼睛，常年居住在不见天日的山洞中，能知过去和未来。

卡萨诺瓦拿起桌上的杯子，一饮而尽，让原先隐藏在他松开衣领下强壮黝黑的颈项，微微露出。

他并非历史上的那个卡萨诺瓦^②，那个万人迷在几世纪前就已经去世。然而他们两人却都一样无懈可击，让我得不断提醒自己是为正事而来，才不致分心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用力放下杯子，恼火地对我说：“我才不管你有什么问题！要多少钱你才愿意把她们带走？”

“不是钱的问题。你知道我想要什么。”我小心翼翼地把紧身短裤往下拉，但我想他仍是注意到了。

说实在的，穿着一身有着尖尾巴的恶魔装扮，看起来一点儿都不吓人，邪恶的深红色跟我的金色卷发还有苍白脸色十分不搭，让我看起来像个试图耍狠的洋娃娃——也难怪他的反应会如此冷淡。

但我要想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接近他，从员工休息室的衣柜里偷一件衣服出来，似乎是个好主意。

卡萨诺瓦拿起一个金色打火机，点了根烟：“如果你想找死请自便，我不会冒险跟东尼作对。你应该很清楚，那家伙是有仇必报的。”

没错，先别提东尼是个主人级的吸血鬼，又是我之前的监护人，光是一想到他是最想把我的骨灰坛拿来当成壁炉上装饰品的人，我便无法跟卡萨诺瓦争辩这一点。

但，我必须找到东尼，以及那个极有可能跟他在一起的人，否则恐怕连骨灰盒都不需要了，因为到最后我可能会尸骨无存。卡萨诺瓦过去一直是东尼的最佳副手，我想他应该知道那个老混蛋藏身何处。

“我想米拉跟他在一起。”我简单扼要地说。

米拉是近期最想要我命的人。那不是什么秘密，也无关私人恩怨，更像是公事公办——但是我前一阵子在她身上戳出几个大洞

^② 卡萨诺瓦 (Casanova)，十八世纪的花花公子，他为人风趣又博学多闻，是意大利当时有名的万人迷，拥有作家、教士、士兵等身份。

后，这件事可能就变得私人一点儿了。

卡萨诺瓦没有进一步询问，只是说道：“致以我的同情，但我恐怕不能提供更多的帮助，你知道我的立场有点儿……薄弱。”

这说法算是客气的了。的确，卡萨诺瓦在东尼的犯罪事业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是件不寻常的事。吸血鬼们通常不屑与魔物们为伍，而像淫梦妖^③这样的男妖，甚至还称不上是魔物。事实上，大部分的魔物视他们为耻——虽说卡萨诺瓦不算是普通魔物。

在几世纪以前，他附身在一个西班牙人身上，原本只是除旧换新，却没想到那身体的主人，竟是刚刚才变成的新吸血鬼。当那吸血鬼搞清楚状况后，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——卡萨诺瓦负责引诱人类让吸血鬼进食，而他则能拥有一个长生不老的身躯。当东尼想要利用男妖来拓展美国方面的生意时，卡萨诺瓦就成了最佳人选。

他的“淫梦桑拿房”就坐落在东尼的但丁赌场饭店旁，当那些前来度假的丈夫们待在赌场里散尽家财时，被独自丢在饭店里的太太们便可以在隔壁的桑拿房里得到慰藉。

东尼得到大量财富，男妖们被喂得饱饱的，而那些女士们则得到满足——这样看来，这算是东尼的事业中不太为人诟病的一项。但很遗憾，卖淫在拉斯维加斯是违法的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吸血鬼何时在乎过人类的法令了？

看着卡萨诺瓦，我懒懒地问道：“这年头对贩卖奴隶的惩罚是什么？我敢打赌，相比之下，绞刑可能还算轻的。”

“那件事跟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！”卡萨诺瓦终于敛去他高高在上的嘴脸，手不自觉地抖了一下，手上的烟因而掉落，滚烫的烟灰在他的西装上留下小小的烧痕。

我对他的反应并不惊讶。

东尼一直从事着交易魔法师的勾当，虽然那为他带来庞大的利

③ 淫梦妖（Incubi），又名吸精男妖、男夜魔，相传会在夜间造访人类，引诱妇女。

益，却也严重违反了人类跟吸血鬼的法令。掌管魔法世界的银魔法师集团相当反对这点，也跟吸血鬼们达成过协议，若有人漠视这项协议，将会引发战争。所以根本不需要罗列大批罪状，光凭这一点，长老会就有权将东尼处死。

“如果你老板企图把这项罪名安在你头上，你恐怕很难跟长老会解释。”从卡萨诺瓦的表情看来，他似乎也考虑过这一点，毕竟他比我更了解他的雇主。“但如果我先找到东尼，他就不会再是威胁，你就可以安心了。你帮我，也等于是帮自己。”

我期望这个说法可以打动他——对吸血鬼来说，个人利益永远摆在第一位——但卡萨诺瓦很快就恢复了理智。

他冷静地点燃另一根烟，说道：“你这么确定我知道他在哪里？他并非每件事都会告诉我，现在他有阿尔斯了。”

阿尔斯是东尼的第一副手外加私人保镖，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丑陋的吸血鬼，而他的个性也没比他的长相好多少。可跟他的老板相比，我更喜欢他。尽管阿尔斯可能不喜欢我，但我认为他追杀我只是因为东尼的命令。

“东尼得在他消失的这段时间留个人照应生意，我打赌那人就是你，所以你一定知道他在哪里。”

他透过眼前的一团烟雾看着我，过了一会儿才终于承认道：“没错，我目前算是当家主事，但仅限于拉斯维加斯这个区域。你该去找费城那边的人。”

我断然地摇头拒绝，我绝不会这样做的。“呃，他们可能会给我很多东西，但绝不会是我想要的。”费城是东尼的大本营，那边人太多，而且那里的人对我可没啥好印象。

闻言，卡萨诺瓦扯动了一下嘴唇，那双色泽宛如威士忌般的深色眼眸也泛起一丝笑意，让他看来比往常更魅惑。我吞了口口水，假装并不在意。见状，他笑得更灿烂了。

他低声道：“你跟我一样清楚他们会怎么对付背叛者，对于一个魔物跟吸血鬼的混种怪物，他们更是特别严苛。我最近接手西岸生意这件事，已经为我带来了更多敌人。他们都在等着抓我的把柄，而背叛是个不可原谅的错误。”

我瞪着他，告诉自己此刻绝不能示弱。如果我无法从卡萨诺瓦这里问出东尼的下落，我相信米拉很快就会找上门来——同时带着匕首。

我倾身横越桌子，亮出我的王牌：“我很了解他们的复仇方式。但想想，如果东尼被我或长老会杀死了，你就能顺理成章地接收这些财产。你难道不想独享这些财富吗？”

卡萨诺瓦抬起一手，撩过一头及肩的栗色卷发，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。今天他穿着跟他眼睛同一色调的亮棕色真丝西装，胸前的橙黄色领带看起来价值不菲，手上的金表跟搭配的袖扣也是。卡萨诺瓦的品味很高，而我怀疑东尼给的薪水是否够多。据我所知，他并不慷慨。

他用渴望的眼神看看四周：“我无法重新装修。你知道要让顾客忽视周围的环境有多困难吗？我的手下们得花费两倍的力气才行。”

我懂他的意思。这室内的装潢确实让人感觉很阴森，不时还有一缕烟雾从酒吧上龙头雕刻的鼻孔里喷出来，整体气氛实在称不上罗曼蒂克。

他继续说道：“上个月我才以漏水为由，把大厅重新装修，但要整修的地方还很多，我甚至连大门口都没办法动，而它把一半以上的客人都给吓走了！”

“那就帮我。”

他遗憾地摇头，身后有一缕轻烟随着他的叹息逸出：“不可能的。如果被东尼发现，他会毁了我。如果这个身体被杀死，我就得再找另一个附身，但我已经喜欢上这个身体了。”

卡萨诺瓦摆明了不想冒险。隔山观虎斗，确实是比较理性的做法——老实说那是吸血鬼的特质之一——但很可惜，我并不想这么做。

不久之前，一个伟大的预言师安格妮丝，把“皮媿亚”这个头衔强行加在我身上，我顿时成为女巫界的首领，还从她身上得到了众人都渴望得到（或消灭）的力量。当我很客气地想把这份能力物归原主的时候，她却很不负责任地蒙主宠召了。

我希望自己也有机会把它传给别人，当然，前提是我得活得够久。与此同时，东尼仍持续派人追杀我，而长老会想控制我，把我变成他们的傀儡，喔，对了，我还幸运地惹火了力量强大的魔法师集团。我能说什么？我还真是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厉害。

基于这种种因素，我绝不能袖手旁观，被动地等待形势发展，那无疑是在等死。

“东尼赢不了六个长老会成员。”我笃定地说，“他们有个互惠协议——如果其中一人要追捕某人，其他人都必须提供协助。他们迟早会找到他，而他一定会推脱责任，并试着找替死鬼。他们会杀死他，但他很有可能会先把你跟一堆人拖下水。所以帮我吧！也许我能比他们先找到他。”

卡萨诺瓦在一个黑色烟灰缸里捻熄了烟，他看着我，深色眼珠扫过我的衣着，唇角扬起几不可见的微笑。

“传言说，你现在是皮媿亚了。”他开口，轻轻地把纤长的手覆盖在我的手上，一股热流顿时沿着我的手臂蔓延开来，“你不能用你的能力来解决这件事吗？我会很感谢你的。”他声音沙哑地喃喃低语：“我可以当你很好的朋友，卡西。”

他拉起我的手，温柔地翻转过来，手指在我的掌心轻抚。我正要出言讥讽我得到的那些烂能力，他却低下头，用嘴唇轻刷过他手指描绘的地方。那感觉如丝般轻柔，却又似在上头留下一道烙印，让我一时之间忘记要说些什么。他的眼神穿过深色的睫毛凝视着我，就好像

在看一个陌生人——一个拥有美丽脸孔跟被催眠般迷蒙眼神的人。

我抓住自己的手，以克制住想把他拖过来的冲动：“别闹了！”

他惊讶地眨眼，然后又对我伸出手。这回，当他碰触我时，那感觉更加强烈，肌肤再度蹿过一阵热流，我仿佛置身在西班牙的某个闷热夜晚，还闻到了茉莉花香。

我闭上眼，想抗拒那份情欲，却只是让它变得更为真实——我感觉自己仿佛被他推倒在一块厚厚的羽毛床垫上，身体深深埋进那松软的垫子中，手下感受到床单的柔软触感。他如丝瀑般的长发覆盖住我，强壮的手掠过我的身侧，挑逗似的轻触着，动作很轻，却让我的血液为之沸腾。毫无预警的，那感觉发生了变化，温暖的挑逗变得火辣，有一刻我甚至以为卡萨诺瓦的碰触就快灼伤了我，但他在真的伤害我之前放开了我的手。

我睁开眼睛，发现我们依然待在酒吧里，唯一能证明刚刚发生过的一切的，只有我潮红的脸颊跟狂擂的心跳。

卡萨诺瓦叹了口气，往后坐进椅子里。“设下这个 Geis 的人非常厉害。”他说，示意侍者添加饮料，“我很好奇那个人是谁。我曾自豪地认为，没有我无法突破的魔咒呢！”

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他的手指似乎在我的手上留下了印记，我摩擦着手试图将它去除，同时怒瞪着他。我不是很欣赏他用来使我分心的小手段——我可不是他的下午茶点心——更不高兴最后他让我产生了疼痛感。

“Geis。我不知道你是属于某人的，否则我会——”

“Geis 是什么？”我追问。

他拼给我听，但没有丝毫帮助，我依然不懂那是什么。这时，一个侍者为我们两人送上新的饮料，我拿起我的那杯喝了一大口，心情却变得更加恶劣。

“别玩了，卡西，你知道我的来历。你以为我感觉不出来吗？”

他不耐烦地说完，双眼随即因为我的表情而大睁，“老天，你是真的不知道，对吗？”

我厌恶地瞪着他：“你到底要不要解释？”局面似乎越来越混乱，这似乎正是现在的我所需要的。

“这么说吧，某人，一个法力强大的魔法师或是主人级的吸血鬼，在你身上标示了所有权。”他耐心地解释，然后又更正道，“不对，不是所有权，那更像是一个一英里高的巨型‘禁止进入’标识。”

闻言，我感觉到一股怒意猛然涌上。我记得曾有一个优雅、带笑的声音告诉过我——我是属于他的，永永远远。

那个混蛋……我要宰了他！

“那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我咬牙切齿地问。

“Geis 是一种魔法上的誓约，通常是为了要禁止某种个人行为。”他看出我的疑惑，“你记得美吕仙的故事吗？”

童年的记忆浮现，但十分模糊：“是不是一个法国的童话故事？她是某种半精灵，然后会变身成龙，对吧？”

卡萨诺瓦叹气，因我的无知而摇头：“美吕仙一星期里有六天都是美女，但因为身上的诅咒，所以在第七天会变成蛇人。后来，美吕仙跟一位名叫雷蒙的青年结了婚，她在婚前要求他立下誓约，在礼拜六那天不能与她见面，却不愿说明原因。他们过了几年幸福的日子，直到某天，雷蒙的表哥告诉他，美吕仙每个礼拜六其实都跟她的爱人在一起。他为此偷窥了她，想要知道真相，因而打破了那 Geis，导致美吕仙永远变身为蛇，雷蒙也从此失去了挚爱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那个故事是真的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重点是，那就是 Geis。”他把手放在我手的上方，但没再试着碰触我，“这个 Geis 力量非常强大，是我所碰过最强大的一个，而且似乎存在一段时间了。”

“何谓‘一段时间’？”

“意思就是很久。不过，所谓很久的定义，是依据你的生命长度来衡量的。”他说，并开始集中注意力，“至少十年，也许更久。你现在几岁？二十出头？”

“我明天就满二十四岁。”

他耸肩：“那就对了，这个 Geis 确实在你身上存在很久了，时间大约是你岁数的一半。某个人从那时就拥有了你。”

我的脸涨红了。“没有人可以拥有我。”我飞快地说道，但卡萨诺瓦似乎没被我说服。“除了把人吓跑，这鬼 Geis 到底有什么作用？”

他的回答随即让我宁愿没开口问过这个问题。

“Dúthracht Geis 是一种很强的魔法羁绊——可以说是最强的。中世纪时，有些偏执的魔法师甚至会把它用在他们的人类妻子身上，当做一种贞操带的代替品。我还听过它被运用在某些安排好的婚姻里头，以缓和双方初见面的尴尬。”

他停顿了一会儿，继续说道：“就我所知，它能让布下它的人知道你的情绪——你最真实的自己——让你无法对他说谎。他也能随时知道你所在的位置，或许不知道确切地点，但应该可以知道你所在的城市，或更小的范围。”

我记起那个我强烈怀疑可能干下这件事的混蛋曾对我说，他能够找到我，是靠着长老会的情报网。也许那确实是一部分原因，但实情似乎不仅是如此。这让我开始怀疑，有多少次他跟我说的话，都只有部分是事实。

“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它让你们两人间的吸引力增强了，每见一次面就会更受对方吸引，到最后，你根本不会想离开那个人。”

我感到一阵寒意：“那么我所感觉到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了？”

真不敢相信那个混蛋竟这么低级！这该死的家伙应该知道，我有多在意自己的感觉和想法被改变。

我所说的混蛋叫莫西亚，是个五百岁的吸血鬼，有名的德古拉

的哥哥。他是我的初恋——我不在乎他显赫的家族，或他拥有最高等级吸血鬼主人以及长老会成员的身份，我喜欢的是他笑起来时深棕色眼眸旁显露出的小皱纹，披散在宽肩上的棕发，还有我所见过的最性感、邪恶而又完美的双唇——他同时也是东尼的主人，我应该更早提防他的。

“Dúthracht 并不能制造出感情。”卡萨诺瓦更正，“那不是个恋爱咒，它只是加强某种已经存在的感觉。那就是为什么有人会把这个用在你身上的原因。你那时才几岁？十一、十二？”

我愣愣地点头，对这件事却毫不意外。

我母亲在跟我父亲私奔之前，是皮媿亚的继承人，她虽然抛弃了继承权，但不代表我就没有继承资格，因为新的继承人并不是由现任皮媿亚决定，最终的决定权在于那力量本身。几千年来，那力量都选择了被现任皮媿亚所推荐并训练长大的继承人，但莫西亚似乎赌我会是唯一的例外，所以对我下了那个 Geis。这样一来，他无需费太多力，就能确保当我变成皮媿亚的时候，仍对我保有占有权。

传言继承人在交接仪式开始前得保持贞洁，莫西亚不希望我青春期时的恋爱影响到我的继承资格，因此亲自在我身上标明了禁止标志。那混蛋！

“你说那会增强感情，是单指‘我的’吗？”我记起成年后第一次见到莫西亚的情形，也想起最后一次见面时，莫西亚对我似乎并非毫无感觉，但我无法确认那是不是真实的。

大部分的吸血鬼都是睁眼说瞎话的高手，而他更是个中翘楚。也许这跟他的工作有关，他在长老会里负责外交事务，往往需要在最艰难的情况下，通过说服、诱惑、哄骗的手段，来达到他们的目的，而他一直把这个角色扮演得很成功。

“不，那是互相的。这也是这项魔咒最让人却步之处。”卡萨诺瓦倾身向前，似乎很高兴能教导我，“它就像音响的扩大器，让彼此

每一次的接触都变得更加深刻。它不会自动生效，你得给它个引爆点，一旦它的效力开始发挥作用，不管喜欢与否，你们俩都再也分不开了。”

我转过头，不想让他看见我的表情，并试着忽略梗在胸口的郁闷及卡在喉咙的那股疼痛感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感觉自己被出卖了，毕竟我不是完全信赖莫西亚的，更清楚没有一个主人级的吸血鬼是好东西，特别还是个长老会的成员。没有经历过残酷的手段，他是无法坐上现在的位置的。

但我以为他不会做这种事——我有心理准备东尼可能会那么做，但却傻得以为东尼的主人不会！我这笨蛋，不然东尼是谁教出来的？

我隐藏起自己的表情，转回头看向卡萨诺瓦：“你刚说这咒语可能有危险？”

“所有魔法都有危险性，小姐。”他温柔地对我说，“在某种情况之下。”

“别闪避我的问题！”我不需要人安慰，我需要的是答案，好帮助我逃离现在这种处境。

“我没有闪避。”他强调。突然，一声女人的尖叫响起，他立刻看向我身后某处：“该死！”

我随着他的视线转过头去，发现我的三个室友开始玩起飞镖来了——但酒吧里并没有镖靶。

原来，当我分心跟卡萨诺瓦谈话的时候，迪罗跟彭芙雷杜分别站在酒吧的两头，恩咏则站在前方，用嘴对着那位倒霉的酒保吹掷牙签。在我们反应过来之前，恩咏已经将一嘴的细小武器都朝着那可怜的酒保射去，他随即就成了一个大针包。当看见他胸前布满了血红的小点时，方才制造噪音的那名女士又发出了尖叫。

卡萨诺瓦示意那位女士身边的萨梯带她离开，然后自己前去拯救那个酒保，而我也随后跟上，但却是为了拯救他——当那三个女